

# 寬容與尊重

潘榮吉

筆者在德國留學期間，一個夏日的午後，全家去拜訪一對結識多年的德國老夫婦。在即將告別之際，這位老先生看到我們兩歲兒子的腳踏車安全帽置於小茶几上，基於愛護之心他呼喚著孩子的名字，想替他戴安全帽；然而幾經溫柔的呼喚，孩子卻一點也沒有反應，他似乎猛然發現原來孩子個子太小，根本無法注意到他。於是他輕輕地走到孩子身旁，艱難地扶著那有點不良於行的腿緩緩地軀下身來，一直到孩子可以與他目光相會的距離。孩子這時才發現老先生的存在，溫順地接受老先生為他戴安全帽。

雖然事隔多年，這場景不時仍浮現在筆者腦海中。當老先生發現孩子對他的呼喚沒有立即反應時，他選擇走向孩子而不是提高聲量；縱使經過膝蓋手術後他已不再能自由地軀身，但他還是選擇忍住身體的不適以便與孩子目光相會。這是一次美麗的文化相遇！

以歐洲文化的發展過程來觀察文化整合的經驗。歐洲是「一」同時也是「眾」。在歐洲，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對立的思考模式，大抵能夠相繫匯合，沒有產生混淆，也不致造成分離，主要須歸功於一項政治美德，名之為寬容，亦稱為對多元主義的接受程度。杜艾嵐指出經過漫長歷史，歷經了血與淚的代價，歐洲社會透過四個階段逐漸發展出對多元主義的接納：一、不管我們同意與否，寬容要我們去容忍本身所不贊同的事，而不加以阻撓。二、盡全力去瞭解自己不同意的事，對他者雖然不表贊同，但藉由想像與好意，試著與他人相會。三、雖然我不贊同，但是他者有公開表達其生存自由的權利。四、我們對與自己全然相異的生活方式，不提出理由指責，因為可以推測，一定有部分真理是自身無法參與的。

在寬容與尊重的背後，所隱含的認知是對於整體生存彼此相繫的共識。正如法國兒童電影「大雨大雨一直下」情節所鋪陳的，當大雨來臨之

際，各式各樣的動物依次登上求生的方舟，面對外在無止境衝擊的雨勢，他們耐心等待；儘管知道糧食有限，卻依然可以相安無事，因為意識到大家同在一條船上。然而當有心份子不顧其它夥伴的生存權利，提議把同船弱小生物宰殺果腹時，於是帶來一連串的紛擾與驚恐。

承認對方的存在和自己一樣有價值，才能進一步尊重對方視角所看見的世界；溝通的開始不是要求對方站在自己的立足點思考，而是走進對方的視界，來分辨彼此觀點的差異。善意地嘗試與對方相會，並做好隨時調整自己步伐的準備，是筆者從德國老先生的舉止中，所看到的歐洲文化之一隅。

（本文作者為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助理教授）

## 周功鑫教授將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周功鑫教授獲新政府提名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教授畢業於輔仁大學法語系，以及法國巴黎第四大學獲藝術史與考古博士，曾經擔任故宮博物院導覽、兩任院長秘書、展覽組組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博物館學會理事、輔仁大學資金室主任及教授等，並獲頒「法國文化博士勳章」及教宗本篤十六之獎勵狀，且著作等身。

周教授從年輕起就喜歡法文，尤其在工作方面。她說：「學會法文，就多一種工具，也比別人多了一個機會。」

如何從舊的事物中賦予新的意義，應該是故宮博物院的挑戰。周教授在故宮服務長達27年，可說畢生從事於博物館及文化推廣工作，對於新的職務，套句流行的話語：她應該是早已「準備好了」。